

三

卷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一、生、影、子、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八十三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書能...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 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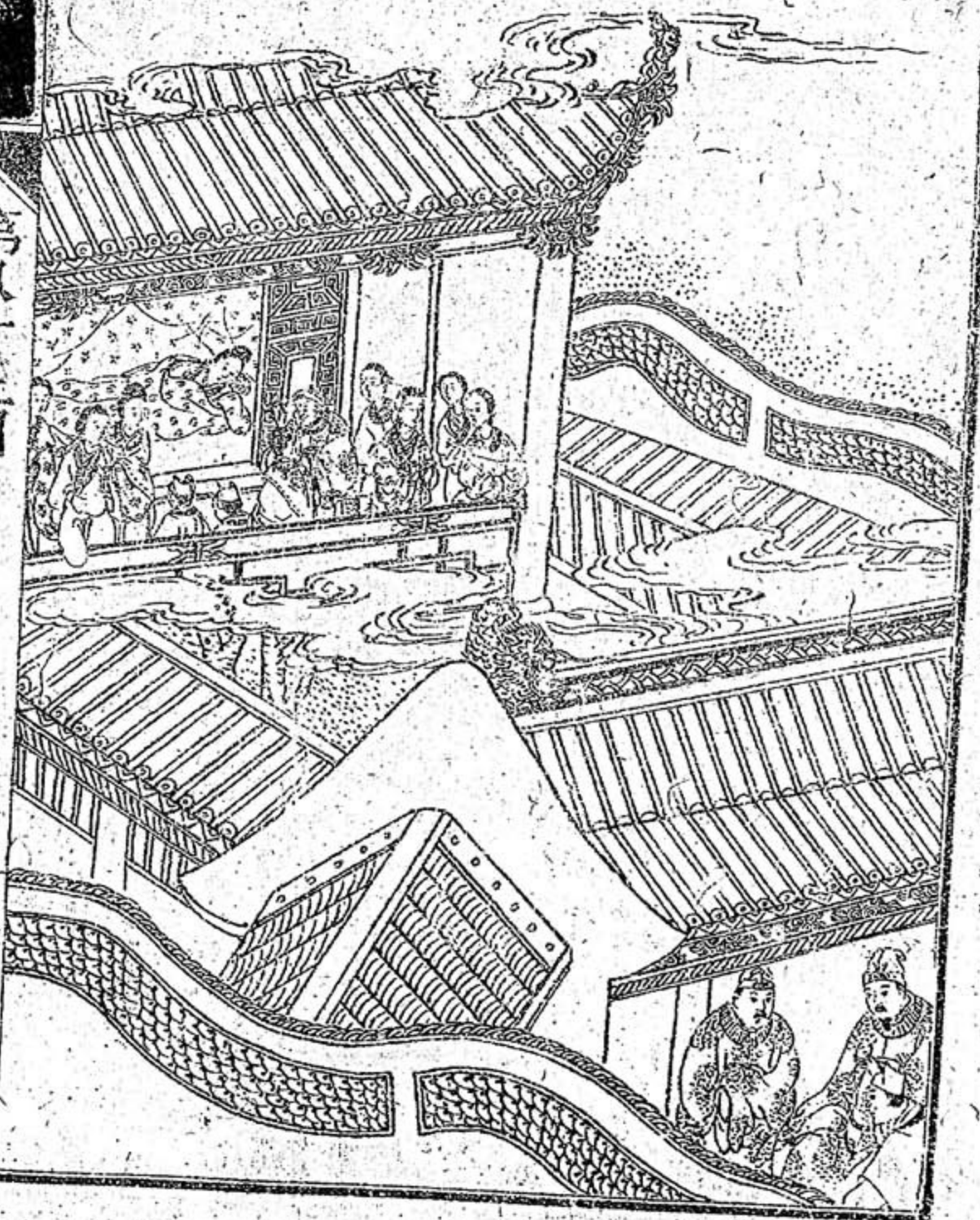


疏密以見圖稿尙未定局。
 惜春說黛玉總是看不破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氣。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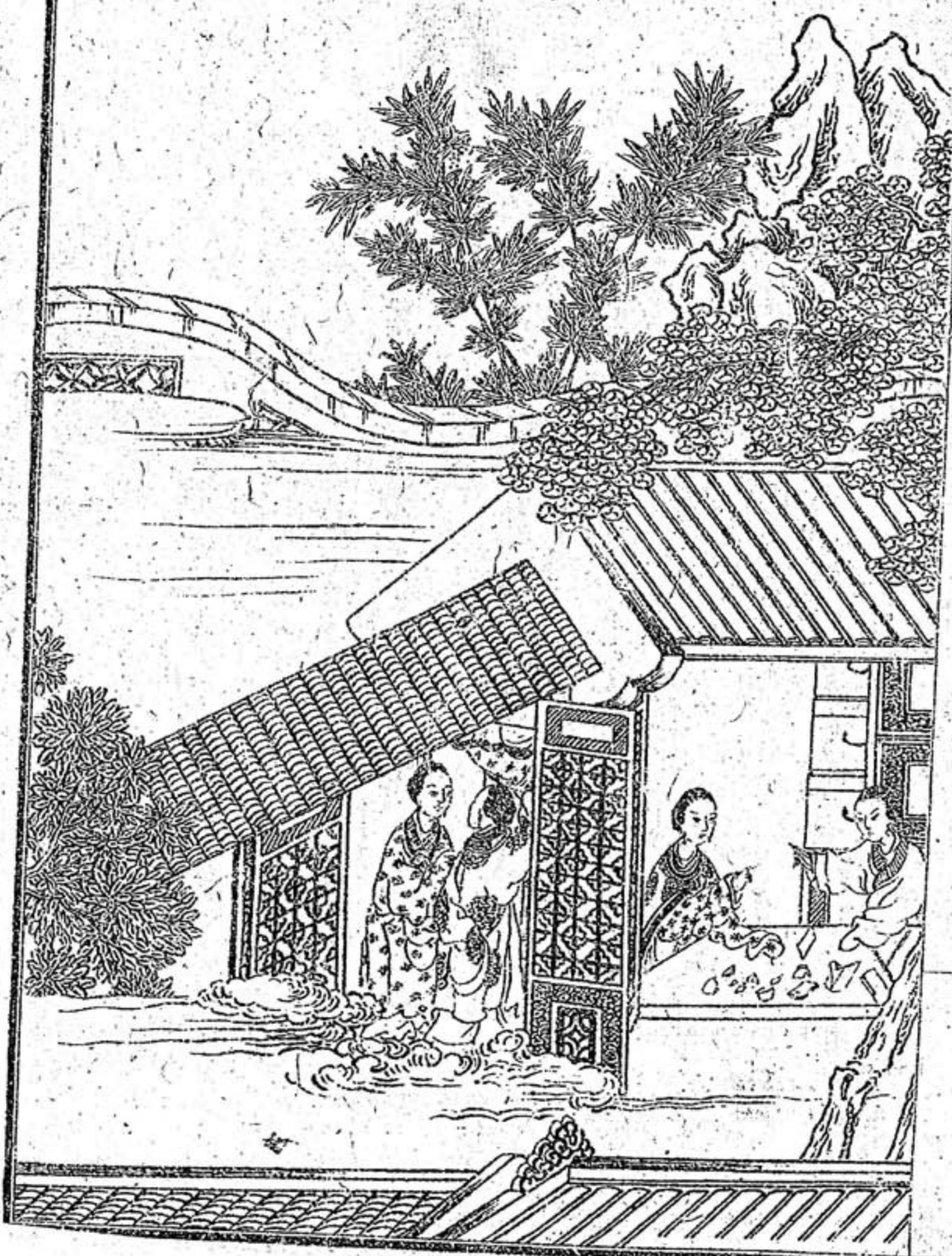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二終



省官闈賈元妃染恙



開闔薛寶釵吞釵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開闔薛寶釵吞釵

爾耳刺心

老太太亦不疼只怕
應著夢中言語

况又在惡夢初驚後
耶

自效以往隨地皆死
根矣

近日園中規矩之壞
已於此等事可知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喊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一手指著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著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著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著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爺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曲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著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擎著枴棍趕著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了頭道我是為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裏你作什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著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瞧著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麼老婆

至此病又一深

罵別人猶可偏是罵外孫女兒同病相憐彌增切怛

何者是喜歡事恐越想著喜歡越感要傷心○結社做詩成再世事矣

湘探慰問憐憫惻惻無日聞之酸辛欲絕

病中靜境有出此種光景他前番夢醒寫得與前番不同時又是同而不同風吹鳥語聲聲繞金枕虛弱人臥床景况恐非親歷此者不

只一呷湯亦寫得筆筆入髓

自是關心

子見是探春連忙陪著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著一扭身去了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著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鵑一手抱著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剛纔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服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兒事想想能毅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著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毅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裏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

請安身上略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著傍邊看著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著眼踢了半晌那裏睡得著覺得園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踢在床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腳步響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隔著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呷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著黛玉肩背一手端著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呷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呷了紫鵑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說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著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閒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嚇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嚇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著只見紫鵑從裏閒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

鬼鬼崇崇真是多心

胡說白道四字中想
人有所諱
千里之外應之此理
自在個中

寫病境真能入細

上面幾句輕輕悄悄
字而而姑娘偏能聽
得清楚始知上文云
偏聽得風聲蟲語數
句埋伏得妙的是病
中靜境愈加靈觸光
景
姑娘之心碎矣
自己病同心人亦病
知病人心我病而
諱言人病又恐人知
我有病而增乃囑其
莫言我病方寸之靈
安能容此許多層折

賈母偏要將二人拉
攏說偏又不肯真拉
攏他
心細二字似賈母亦
覺察其意

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著了麼。紫鵲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著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嚇了個半死兒。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喊起。心疼來。嘴裏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嚇人不嚇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著。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鵲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著。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指著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著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踢著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驚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驚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就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踢踢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著。歪下。襲人免坐。

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付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被他嚇的忘了神了。說著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災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鴦答應著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著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著了點風邪兒。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著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著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著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

此便見得是好大
夫不似胡君榮之打
包逃走者

實有把握之言

設有道理或非紙上
空談

論明通是使俗醫
借史事作注脚此醫
之學則可知

又從旁面補寫幾句

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錫子連袖子輕輕的褪上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診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閒屋裏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著紫鵲也出來站在裏閒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過幾次即日閒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為性情乖誕其寔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疏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為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擊來看時問道血勢上沖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為吐衄所忌豈知用柴胡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驚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柴胡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著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著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著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著上車而去這裏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著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為誰憐憐至此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流眼淚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著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

則機猶可恐利息少
了許多

從周瑞口中插入此
一節其於買府盛衰
大有關係外頭誇語
凡淺眼人進言生
機往來如此
其羨慕買府聲勢的
前有此番議論

世情眼孔

月滿豈可擊下來甚
官其無欲不遂也

此事猶謠言恐其造
謠言者不止於此周
瑞家的只好告訴

已光抄沒之極矣

半日頭說道竟這麼著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
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
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
繞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
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裏經手的人何事不經手何事不知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
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
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著又笑了一聲道
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
著嗒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買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
家貨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著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
的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
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裏還願化了幾萬銀子只算得
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了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裏
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

屋裏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吃酒下碁彈琴畫畫橫豎有服侍的人呢
單管穿羅罩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
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拏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
寶如糞土吃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算來
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
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
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
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拾著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些謠言來了
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嗒們一日
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
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
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裏握的住眾人的嘴鳳姐點點
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拏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
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伶透人自

以上借黛玉夢後病
況一段文字
以下一段寫元妃有
病入宮請安事

元妃之事久未敘及
此回特點綴之以見
正在熱鬧時也

此省親時所限時刻
何如

一路敘去儀制秩然

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著自去不提。且說賈璉去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這幾天娘娘宮裏有什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院裏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分付人往太醫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裏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著。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著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著。」賈赦也過來了。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道：「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著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裏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裏頭探問。許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著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眾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應答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都去。遂分付家。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裏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閒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閒屋子了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著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眾人衛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

如在北京應作外西
驛門

派字寫出內宮氣象

馬跟著眾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著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著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著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著令眾人等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著。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挨次立定。轎子擡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著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著小了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託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著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為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道：「尚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

一語已抵千百更無
他說可聽

以上結入宮請安一段
以下接敘金桂事自
第八十回接下

誰叫你造次真是笨
了石頭壓自己的腳

大哥方借他作下酒
物奶奶卻借他作醒
酒湯

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著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託著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裏，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著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躡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著轎子出來。賈赦接著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閒拌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踢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著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裏去？你自然是知道了。」寶蟾道：「我那裏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

明明是尋珍

此婢較之尤二姐強多矣

薛姨子大沒經驗幸虧此時姑娘阻之

寶釵真有涵養到底

只論大理並不埋怨他一句也算是個好

金桂不能如鳳姐者鳳姐尚能與老祖宗歡喜金桂則不能使淡淡快樂也

實是目無尊長

把事情說開再問我的不是婆婆愉色怡容亦艱苦矣厚於十重鐵甲

不成樣子

不得的有人護庇著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蟲子你還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兒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為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著你們的道兒寶釵聽了這話那裏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映著金桂道奶奶這些閒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擊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難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著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釵寶釵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釵只管喊冤叫屈那裏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噪鬧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著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裏還了得說著自己扶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著過去又囑付香菱道你在這裏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裏頭正還哭鬧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著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麼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

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裏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裏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裏沒見過這樣規矩寔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寶釵兩字也沒有什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為嗒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一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侮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裏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裏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

撥碎之至

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侮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著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裏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拏

竟說到如此不堪寶
姑娘其奈彼何

婆婆太偏矣我爲其
可憐
實耐性受得住

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薛姨媽聽到那裏。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著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卻句句嘔他。你有什么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倒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嗒們既到這裏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分付寶釵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裏。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著香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裏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著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裏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裏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搯著搯著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著。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付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脇疼痛的很。說著便向炕上踢下。嚇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況。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證。臨行向賈璉說。寶二爺倒沒有什麼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說甯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亦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著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之末句。可見富貴人。均須于極盛時。子細畱心。爲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寫金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榦。雙管齊下之妙。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與上回接寫一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鎖卷八十三終

武文寶玉

武文寶玉
提親

